



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心灵的慰藉

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

特丽·威廉斯 著 程虹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



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 心灵的慰藉

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

特丽·威廉斯 著 程虹 译

*Terry Tempest Williams*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by  
TERRY TEMPEST WILLIAMS

Copyright: © 1991, 2001 by TERRY TEMPEST WILLIAM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美)  
威廉斯著；程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12.8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4114-2

I. ①心… II. ①威… ②程… III. ①纪实文学—美  
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9907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罗 洪

插 图 芊 祯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7月北京第1版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3.875

字 数 282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46.00元

献给黛安娜·狄克逊·坦皮斯特——  
她将风景视为心灵的慰藉

## 雁 群

你不必尽善尽美，  
你不必顶礼膜拜。  
穿过茫茫的沙漠，心怀忏悔。  
你只须放开体内那野性的温柔  
爱其所爱。  
向我倾诉你的绝望，我也会诉说我的惆怅。  
此时，地球依然在运行。  
此时，太阳和晶莹的雨珠  
正越过风景如画的大地，  
越过原野和丛林，  
越过山脉和河流。  
此时，高高飞翔于碧空中的雁群  
又在匆匆地赶着回家的路程。  
无论你是谁人，不管你有多么孤寂，  
世界展现于你的面前，给予你丰富的想象力，  
它像雁群那样向你呼唤，声声尖厉感人——  
那叫声反反复复地提醒你，  
你是家中的一页。

玛丽·奥利弗

《梦之作》

## |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序

翻译并出版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的想法缘于上个世纪末。当我对自然文学产生兴趣并写就评介这一领域的著作《寻归荒野》时，就开始构想为配合此书译几本有代表性的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作品。我承认，在这个信息发展极其迅速的时代，当人们甚至是一路狂奔，急于抵达终点时，我的行动很慢。从2004年翻译出版第一本书《醒来的森林》到第四本书《低吟的荒野》，经历了八年时光。

该译丛共收入美国自然文学经典四部：

1. 《醒来的森林》（*Wake-Robin*, 1871），作者：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 1837—1921）
2. 《遥远的房屋：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The Outermost House: A Year of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1928），作者：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 1888—1968）
3.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1991），作者：特丽·T. 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 1955— ）
4. 《低吟的荒野》（*The Singing Wilderness*, 1956），作

者：西格德·F. 奥尔森（Sigurd F. Olson, 1899—1982）

将这四部书收入译丛，首先是由于它们被公认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四位作家的代表作，在美国自然文学中颇有影响，并被收入美国的权威性文选及高校文学教材之中。其次，这四部作品充分体现出自然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地域感（the sense of place）。《醒来的森林》是作者约翰·巴勒斯以美国东部卡茨基尔山及哈德逊河畔观察鸟类的的生活经历写就的散文集，让我们领略了鸟之王国的风采以及林地生活的诗情画意；《遥远的房屋》的作者亨利·贝斯顿则以他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我们讲述大海、海滩、沙丘及海鸟的故事；《心灵的慰藉》的作者特丽·T. 威廉斯以独特的经历和写作风格记述了自己如何陪同身患绝症的母亲在美国西部的大盐湖畔，从大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低吟的荒野》的作者奥尔森向我们描述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的那片被称作“奎蒂科-苏必利尔”（Quetico-Superior）的荒原，那里点缀着璀璨的湖泊、裸露着古老的岩石、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林地、海滩、盐湖及荒原，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与色彩斑斓的自然风景融为一体，使这四部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完美地组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其三，收入此译丛的四位作家也都是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代表人物。约翰·巴勒斯被推崇为“鸟之王国中的约翰”；亨利·贝斯顿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而享誉美国文坛；特丽·T. 威廉斯将自然的悲剧与人类的悲剧糅合在一起，从女性的角度展现出一种博大的生态视野；奥尔森从古朴的荒野中找到了一种抵御外界诱惑的定力，一种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安宁，并形成了独特的

“荒野观” (wilderness philosophy) 和“土地美学” (land aesthetic)。将上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经典之作以译丛形式介绍给中国读者，不仅会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而且还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促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当然，译本的选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出于我对这些作品的喜爱。这正如 19 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灵魂选择了自己的伴侣，然后将心扉关闭。”当我在译这些作品时，尽管有时也有译者常见的各种苦恼和纠结，但从总体上来看，我是在与原著作者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交流，和他们一起不紧不慢地观赏自然，体会着他们的心境，分享着他们的精神升华。所以，才如此这般，从从容容地完成了这四本译著。

记得曾有人说过：“真正懂得人生的人，是为了欣赏而赶路的。”我在翻译这套丛书中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这断断续续、长达八年的翻译过程对我本人来说也是在现实与遐想中体会生活中的自然。首先，我从中体会到了自然文学的包容大度，那是从万物共生的大自然中汲取的一种达观和境界。“当大自然造蓝鸽时，她希望安抚大地与蓝天，于是便赋予他的背以蓝天之色彩、他的胸以大地之色调。”巴勒斯在《醒来的森林》中描述一种小鸟时如是说。他继而写道：“蓝鸽是和平的先驱，在他身上体现出上苍与大地的握手言欢与忠诚的友谊。”寥寥数语，气势磅礴，充满着哲理与希望。包容大度，和谐共生，应当是人类明智的选择。贝斯顿笔下的自然，有着一种史诗般的壮丽。因为他是在科德角那孤寂的沙丘上居住了一年，才写出了《遥远的房屋》，



捕捉到了海浪的节奏，并归纳出一种如同海浪般韵律的写作风格：“句子应当像大海的波浪一个接一个，而且每一道海浪又保持其个性。一个句子应该有适当的节律：浪起，浪碎，浪退，然后，为下一道浪留下短暂的空白。”难怪有评论家认为《遥远的房屋》充满了乐感，“是一本请求人们朗读的书”。威廉斯声称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与她共同拥有一部自然史。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她独树一帜，在《心灵的慰藉》中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文体及语篇：每一章节都由特定的鸟类而命名，章题下是盐湖水的的水位记录。这水位的涨落与作者母亲癌症的病情及候鸟保护区的存亡密切相关。湖、鸟、人作为不可分离的总体成为这部书的主角。奥尔森在《低吟的荒野》中生动地描述了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边界水域泛舟区”摇独木舟漂流旅行，在荒原滑雪垂钓的经历，一展北美那些群山林海及江河湖泊的雄姿和风采，以及这些荒野的经历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的感动。奥尔森通过自己的感官对自然中有形之物的体验，享受到了心灵中的“无形之物”的愉悦，并领悟出“宁静无价”的深刻内涵。人与自然的交融，人从自然中寻到美感和心灵的宁静，这便是自然文学的独特之美。

然而，自然文学又不是一种高高在上、脱离社会、逃避责任的文学。它主张现代文明应当重新唤起人类思家的亲情，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人类与整个生态体系的联系，并从中找出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从个人的情感世界走向容纳万物的慈爱境界。比如，《心灵的慰藉》从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亲情，这其中有个人之家的情爱，

也有作为地球大家庭的一员对其他所有成员的慈爱。如果这种爱成为一种信念，那将对现代社会及人类的发展产生一种支撑的作用，因此，值得我们大家去守卫。所以，在自然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爱的循环：由人间的亲情延伸向对大地的热爱，大自然中的宁静与定力又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反馈于人间。我们不妨可以说，自然文学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和人类之间的亲情融为一体，将土地伦理延伸为社会伦理，将对大地的责任延伸为对社会的责任。它所称道的是大爱无疆，爱的循环。

当这套译丛即将出版之时，往事历历在目。《醒来的森林》的作者巴勒斯可以在哈德逊河畔尽情地观赏自然，书写自然；《遥远的房屋》的作者贝斯顿有幸在科德角的海滩上居住一年。而我译这些书时，却是另外一种情景。当时我的家位于闹市之中，而我的心也并不静。我要教书持家，还因两地分居，时常在火车上度过七八个小时。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译稿，是在火车上阅读原著，反复思量译法，下车后再记录下来的。起初，我还很不适应火车以及人流的噪声。但渐渐地，我竟习惯了在嘈杂的环境中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让心灵归属于荒野中的那份宁静。当然，在这几位作家中，我与《心灵的慰藉》的作者特丽·T. 威廉斯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的经历。因为，在翻译此书的同时，我也在照顾着家中身患癌症的老人，并陪伴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个过程持续了五年多。所以，翻译《心灵的慰藉》，也使得我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成为我本人心灵的慰藉。相比之下，《低吟的荒野》翻译进度较快，因为，我是在“拼命”地译

书，来填补痛失亲人的心灵空缺。“独木舟的移动颇像一叶风中摇曳的芦苇。宁静是它的一部分，还有拍打的水声，树中的鸟语和风声。”我跟随作者走进那片令人放松的原野，享受大自然给予的抚慰。翻译这套译丛使我亲身感受到了词语的魔力。文学好比月光，看似无用，但又不可或缺。

美国作家桑德斯（S. R. Sanders）在《立足脚下》（*Staying Put*, 1993）一书中写道：“我一直在思索土地的故事并试图从中领悟到人类心灵的图谱是如何依附于地理的图谱。”英国作家赫德森（W. H. Hudson）在《鸟与人》（*Birds and Man*, 1915）一书中阐明：“我们在风声、水声和动物之声中听到了人类的基调，从草木、岩石、云彩及类似海豹等哺乳动物中看出了人类的形体。”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整体。这套译丛收录的作品都是作者与大地亲密接触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来看都带有自传体的风格。然而，它们又不同于通常的自传书。这些作者，如同美国学者马克·阿利斯特（Mark Allister）在其关于自然文学与自传的书中所述，将人们熟悉的自传中“自我、生活、构写”（self, life, writing）等要素改变成为“土地、记忆、故事”（land, memory, story）。于是书写自然及大地风景的行为便可以变成一种书写自传的行为，也就是说，将自然史写作与自传式的写作融为一体。由此说来，读者在阅读这套译丛中不仅能领略到自然之美，了解自然之道，而且，或许还会掩书遐想，让你的思绪停留在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某段愉悦的记忆之中，从而领悟英国作家托马斯（Edward Thomas, 1878—1917）的那句话：或许“大地不属于人类，但是，人类却属于大地”。

如前所述，这套译丛的构思初始于十年前，此次其中的三本是再版。重新再看多年前的译作，当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做了相应的修正。不过，凡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或许都有这种感受，手中的书稿或译稿但凡不把它交出去，就不断有修改的余地，仿佛那是永远画不上句号的作品。甚至在经过修改交稿之后，我的心中还难免忐忑不安。所以，我只能说，当翻译这些作品时，我只是尽量尝试着进入原著作者的心境，并展现他们想呈现给人们的那种关于自然和内心的独特风景。

程虹

2012年3月1日

## | 译 序

一只苍鹭独立于湖畔，神态安详。风攀上了她的后背，掀起几缕羽毛，但她纹丝不动。这是一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鸟。她已久经风霜。经历了大洪水，现在湖水已经回落，这只纯种的苍鹭一直守候在家园。或许，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站姿，一种家族门第的遗产。

当代美国作家及博物学家特丽·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 1955—）在其代表作《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中，以大苍鹭为参照物，寥寥数笔揭示了人类在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中应当具有的一种将身心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定力。她提醒我们这种内心的定力实际上是人类自身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只是被现代的色彩所冲淡了。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1991），被誉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它讲述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当人类面对诸多不稳定的因素，甚至灾难和人生悲剧时，如何从

自然中寻求慰藉。

威廉斯生长于美国犹他州的盐湖湖畔。大盐湖是一片超现实的风景，沙漠中无法饮用的一池碧水。然而，这貌似无用的湖泊却与美国最大的水禽保护区——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密切相连。如同绿宝石般环绕着大盐湖的湿地为北美的水禽和沙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自然繁殖地，那里有 208 种鸟类，是春秋之季鸟类迁徙中数百万只鸟的栖息之地。正是这些鸟类与作者共同拥有着一部自然史。作为摩门教徒，威廉斯家族已经在盐湖湖畔繁衍了六代。但是，由于位于美国核试验基地的下风口，作者家族的女性多半都患有乳腺癌，她的祖母、外祖母、母亲及六位姑娘都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其中的七人最终死于癌症。因此，作者称自己的家族为“单乳女性家族”。与此同时，威廉斯发现盐湖水位在不断地上涨，从而使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受到威胁，有些鸟类可能从此消失。人类的悲剧与自然界的悲剧同时上演。这种现象使作者大胆地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来展示她的生态视野。她将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与特定的自然风景融为一体。这些类似日记的优美散文记述了作者陪同已处于癌症晚期的母亲在大盐湖湖畔走过人生最后一程的经历，或者说，展示了母女二人通过在盐湖湖畔观察自然界的动植物如何应对残酷的命运，来面对个人的悲剧，抚慰受伤的身心。

在这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中，从书题、结构、章名、内容及语言上来看，都堪称独树一帜：每一章节由特定的鸟类而命名，章题下面是盐湖水的的水位记录。这水位的涨落与作者母亲癌症的病情及候鸟保护区的存亡密切相

关。湖、鸟、人作为不可分离的整体，成为这部书的主角。自然不再是陪衬或背景。由此体现出一种博大的生态视野及土地伦理。

这是一本动人的书。当作者动手整理她在盐湖湖畔的日记、准备出书时，她本人也被确诊为乳腺癌，年仅34岁。她翻开这些记录母亲弥留人世时的日记，鸟的羽毛、盐湖畔的细沙、鼠尾草的叶片纷纷从日记本中落下，触动了她内心的悲痛。如她本人所述：“我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医治自己，是为了面对我尚无法理解的事物，是为了给自己铺一条回家的路，因为我认为，‘记忆是唯一的回归家园之路’。我一直在避难，这个故事是我的归程。”

---

《心灵的慰藉》是一部描述鸟类与人类怎样应对自然灾害的书，也是一部癌症晚期的病人及其家属如何应对病魔及家庭悲剧的书。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当个人的不幸降临时，人类怎样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勇敢地面对现实；又怎样从自然中获取启示，得到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升华。

故事的开端是大盐湖涨水了，它的湖面海拔达4204.70英尺，即将超过熊河候鸟保护区的湖面海拔4206英尺。这意味着熊河候鸟保护区将被淹没，那里的鸟类将沦落为“仓皇逃离的难民”。与此同时，作者身患乳腺癌的母亲黛安娜的病情恶化，癌症转移到了腹部。可是她并没有及时就医，而是隐瞒病情，去了大峡谷。因为，对她而言，在大峡谷及科

罗拉多河上度过的日子堪称是一种沉思冥想，一种精神的复活。穿过古老的岩石群的经历赋予她希望，使她能够承受任何必须面对的事实。她从孤寂中寻找到了应对病魔的力量。在坚强地挺过手术之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黛安娜决定做化疗。通过母女二人的对话，可见她们应对病魔的独特之处。母亲对女儿说：

“或许，你能帮我想象一条河——我可以把化疗想象为一条河，它能够穿过我的身体，把癌细胞冲走。特丽，你说，是哪条河？”

“科罗拉多河怎么样？”我说。

几周来，我第一次看到我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大自然赋予她们母女战胜病魔的定力和毅力。作者的母亲在与癌症搏斗之中感到生命得以浓缩，每天都在用心生活。母亲从自然中汲取的活力令作者敬佩。她看到母亲从自然界获取的开朗达观，她看到母亲全身的生命节奏都在加速。她看到母亲“是一只翱翔于天地之间的鸟，羽翼上承载着新获取的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

然而，随着大盐湖水位涨至最高点——海拔 4211.85 英尺，湿地被淹没，熊河候鸟保护区办公室被迫关闭。与此同时，作者母亲的病情再度恶化。在强撑病体，为全家人准备并度过了最后一次圣诞节聚餐之后，作者的母亲在家中病逝。然而，在作者的笔下，母亲的离世是一种平静的、闪烁着精神升华的过程。守着奄奄一息的母亲，作者感到房间里的光暗淡下来，她突然想到母亲会等到日落之后再过世，而那天的落日绝妙无比。一片杏黄色的光闪烁在窗外远处紫色的群



山上。她告诉母亲那是多么美丽的日落——她想起了母亲曾为壮美的日落而拍手赞叹，母女二人曾在夕阳下携手行走在齐肩深的向日葵中。

她的母亲是笑着离去的。在母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作者走到室外，眺望夜空，将她内心的感触浓缩为这样两句话：“一轮满月悬挂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那是母亲的脸在闪闪发光。”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那首描述寒崖夜景的诗：“众星罗列夜明深，崖点孤灯月未沉。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东西方文化有相同之处，人类及人类的情感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达到升华和永恒。难怪威廉斯感叹道：“我那拥有肉体的母亲已经走了。我精神的母亲依然存在。”

母亲去世后，作者还发现了家中男人们的变化，她的父亲和弟弟再也不打猎了。她的父亲坦率地说：“我再也无法参与那种屠杀。一看到鹿，我就看到了黛安娜。”她的弟弟最终也放下了猎枪，因为即使手持猎枪进山，从望远镜中看到了雄鹿，他也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扣动扳机。作者概括道：“就我们家的男人而言，他们的悲伤之情已经变成了怜悯之心。”大悲之后呼唤出的是大爱。他们从个人的情感世界走向了容纳万物的慈爱境界。

然而，家庭的悲剧还没有结束，继作者的母亲去世一年之后，她那曾患有乳腺癌及帕金森病的外祖母，也撒手人寰。作者与外祖父一起为逝去的外祖母守夜。那情景感人至深：“他握着外祖母的手，我握着他的手。我感到母亲也在身边。死亡成了一道熟悉的风景。我闻到了它的气息。”随